



锦年系列

# 当爱在靠近

DANG AI  
ZAI  
KAOJIN

青妍 著

爱

所有做**婆婆**、**媳妇**、**小姑娘**的女人，  
以及受夹板气的**男人**，一起看过来！

年度最给力都市情感力作，  
让你在哭过笑过之后，领悟

同一屋檐下的婆媳妯娌是天敌，也是亲人。  
喜时，她们一团祥和；  
怒时，她们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  
哭过笑过后，她们眼有桑田，心存沧海，爱也在悄悄靠近……

麦林纪  
[www.mallinstory.com](http://www.mallinstory.com)



当爱在靠近

DANG AI  
ZAI KAOJIN

青妍 著

LOVE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当爱在靠近 / 青妍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219-07246-2

I . ①当… II . ①青…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03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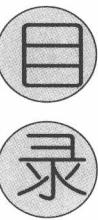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王晓雪  
责任编辑 王晓雪  
责任校对 周娜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246-2/I · 1344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 第一章 美女婆婆 ..... 001
- 第二章 乡下婆婆 ..... 028
- 第三章 大小婆婆 ..... 056
- 第四章 一地鸡毛 ..... 085
- 第五章 左右为难 ..... 108
- 第六章 耳光事件 ..... 132
- 第七章 东窗事发 ..... 154
- 第八章 无家可归 ..... 173
- 第九章 联手创业 ..... 192
- 第十章 云开雾散 ..... 214

## “薪水女婿”

这个事情要向谁汇报，赵丽丽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向谁汇报。她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薪水女婿的新闻，更不知道薪水女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 ○| 第一章 美女婆婆 |○

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看秀

她一骨碌爬起来，冲进洗手间洗漱。她知道，今天是周末，郑大检察官大人要来见她了。她想，自己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给郑大检察官留下一个好印象。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妆容，又把头发扎了起来，然后在镜子前照了照，满意地点了点头。她知道，自己在肖梅面前，永远都是那个最丑陋的自己。她想起大学时，自己和肖梅一起参加过一个模特大赛，那时的自己，还只是一个青涩的大学生，而肖梅已经是C大美术系的肖梅大学毕业前夕接受了男友郑大检察官的求婚。周末，郑大检察官一早就打来电话，说是晚上带她回家吃饭。天啦，要正式见婆婆大人了？！

肖梅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蹿上上铺掀开好友白冰的被子向她讨招，问初次拜见婆婆该备些什么礼物。白冰对她搅了自己清梦很不满，掩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懒洋洋地说：“带你自己去就行了，你就是最好的大礼。”

“白冰，我可是问你正经话。”白冰翻白眼，不耐烦地回答：“难道我不是正经回答你？”

骨灰级校花白冰对肖梅一脸的紧张兮兮很是不齿，没好气地赏了她一个大白眼。别小看了白冰翻白眼的杀伤力，虽然只要是个人就会翻白眼，但要翻得漂亮、翻得优雅、翻得令人胸闷发狂还是具有高难度挑战性的。

白冰拉上被子，扫了眼对她怒目而视的肖梅，又颇有些无奈地说：“好了好了，买束花吧。”白冰翻白眼，不耐烦地回答：“买束花就行了吗？”白冰翻白眼，不耐烦地回答：“不行你就搬家超市去。”白冰翻白眼，不耐烦地回答：

“我弄死你！”

肖梅提起被子捂住白冰的脑袋，一通乱揍。好在宿舍里就她们俩人，其余几位姐妹为饭碗早离校四处奔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了，她俩就是拆了屋顶也没人出声抗议。

黄昏，彩霞如画，落红映天。

郑爽满面春风地开着检察院的小车往C大校园驶去。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的郑大检察官没想到自己在而立之年居然能将八零后的小女生收入囊中。老牛吃嫩草啊，肖梅常拿这话打趣他，且扬言他若不好好珍惜善待她这株嫩草，她便要择牛另嫁。

想到肖梅，郑爽不觉牵唇微笑，他俩的相识缘于一次偶然，缘于一个当时和爱情无关的拥抱。去年冬天，他外出办案返城途中车出故障罢了工，因急于赶回检察院，他留下司机等候拖车，自己拦了辆长途巴士，当时车上就肖梅身旁有个空座儿。坐下后他才发觉车里冷飕飕的，司机告知空调坏了。

肖梅那会儿正闹失恋，天冷，心更冷，她身子不住地打战。一个极富磁性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如果冷，我不介意给你温暖，靠过来吧！”

肖梅很乖，没有犹豫，没有迟疑，就像小猫一样贴了过去。郑爽解开大衣扣子裹住她，她紧紧搂着他的腰，头靠在他肩上。好像很久，也好像只是一瞬间，她在他的怀里开始轻轻哽咽。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哭泣总有她哭泣的理由。

巴士进站，下车后，他递给她一张名片，说：“天冷，记得多穿衣。或许我们不会再见，但还是道声再见吧。”

肖梅先是一愣，继而笑了，说声再见，便转身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头。

郑爽没想到事隔半月会接到肖梅打来的电话，他当时给她名片只是出于单纯的感谢，感谢她对自己的信任，放心借用了他这陌生人的怀抱而已。肖梅在电话里说同学父亲出事进了家乡的检察院，想约他

出来咨询一下，问他是否有空。实则郑爽那阵为桩贿赂案正忙得晕头转向，但他略作沉吟即答应了肖梅之请，因为有些机会一旦错失就会随着滔滔春水一去不复返。

一来二去两人就这么勾搭上了，“勾搭”这话是肖梅自己说的，她还非逼着郑爽承认在车上第一眼看见她就已觊觎她的美色，起了勾搭之心，早图谋不轨上了。

郑爽唇边笑意渐深，加大油门，小车撒着欢地向前急驶而去……晚霞似锦，璀璨夺目。

肖梅抱着一大捧包扎精美的兰花站在校门外，不时引颈张望，当打着检察院标记的白色小车进入她视线时，她紧跑几步上前。郑爽停稳车，推开车门，她钻进去就给了他一个白眼。

“说，我警告过你多少次？让你别把这车开到我们学校来，还开。视我的话如过耳之风是吧？这要让不知情的同学看见，还以为我犯啥事被检察院给逮了，我丢不丢人啊？！”

郑爽揉揉她的短发，说：“得，就你，还不够格让我们逮，甭自我感觉良好哈。”

肖梅恫吓道：“哼，反正下次你若再胆敢开这车来我们学校，我就不跟你结婚。”

“行啊，那我可得喝酒好好庆贺一番。”  
“庆贺什么？”  
“庆贺我获得了再恋一次的机会。”

“敢！死给你看。”  
“呵呵，我这不是逗你玩吗？不过说真的，等把你逮捕归案，‘正法’之后，我还真得买辆车去。老开着公车干私事好像是不大有觉悟啊。”

“谁批评过你没觉悟？”  
“你小姑娘，我妹妹。”  
郑爽的妹妹郑欣怡是名空姐，芳龄二十七，大肖梅五岁。据郑爽说，她常住公司宿舍，不怎么回家。都说姑嫂难相处，白冰还曾警告

肖梅，剩女多多少少性格会有些怪异。但“空姐”在肖梅眼里等于甜美微笑的代名词。

因此，肖梅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小姑子不难相处。

至于婆婆，没见面就没发言权，肖梅暂时保持沉默。妄言，可是会被作为呈堂证供的！

跨进郑爽家门，第一眼看到婆婆大人，肖梅在心理上就让婆婆给压了一头。她做梦也没想到郑爽的妈妈看上去这么年轻、这么优雅。一双精致的软底拖鞋，一套无论是做工还是面料均极考究的女装，衬着一张白皙的脸庞，怎么看也像是四十刚出头的人。肖梅原以为婆婆大人会是个留着短头或在脑后盘着髻的老太太，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位烫着长鬈发保养得极好的大美人儿。

早知这样肖梅一定会对自己“下毒手”，不惜重金也要下血本狠狠包装一下再登门入室，要知道这第一印象可对日后婆媳关系是否融洽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郑爽这死人怎么不早告诉她呢？

肖梅悄悄拿眼剜郑爽，郑爽知道她在用眼睛骂他，嘿嘿一笑，竟揽住他妈肩膀说：“肖梅，没想到我妈是大美女吧？你成天在我跟前以美女自居，今儿见了我妈会不会自惭形秽啊？哈哈。”

怒啊！实则拥有婴儿肥脸，相貌平凡的肖梅暗暗咬牙切齿，一边冲婆婆挤着笑，一边不动声色地斜眼用目光恨恨凌迟郑爽。

“胡说什么呢？”郑爽妈妈高晓岚拍拍他搭在自己肩上的手，“还不快请肖梅坐，我去把花插上。”

“岚姨，把花给我，我去插吧。”小保姆秋儿上前说。

“不用，我自己去插。”高晓岚说完又对肖梅笑笑，“谢谢你的花，我很喜欢，你先坐会儿，我马上来。”

高晓岚似乎对肖梅较为满意，但一餐饭吃下来，肖梅却没感觉到她对自己表示出了多大热情，不过也不冷淡。餐桌上连保姆秋儿在内就四个人，郑爽的父亲是位老法官，去年因病离世。高晓岚话不多，在美女婆婆面前肖梅又竭力装出淑女的风范，奉行着食不言、寝不语

的古训，加之人少气氛不是很活跃，好在郑爽不时插科打诨说些笑话才不至于太过冷场。

吃完饭告辞出来，肖梅即挥舞拳头开始大发雌威，冲郑爽咆哮道：“说，为什么不早给我打预防针告诉我你妈是大美女？为什么在你妈面前败坏我的形象？”

“我冤枉，我申请平反。”“驳回。”

“哪有立马就驳回的道理？这不符合司法程序。”

肖梅翻翻眼，涉及法律上的事她哪是检察官的对手，遂自动转移话题，“喂，你妈到底多大，怎么看着那么年轻啊？”

“马上就五十三了。不过……她不是我生母，她跟我爸就生了欣怡。”

“啊？不是你生母？天啦，一个婆婆就够呛，你还给我整出俩？”

“呵呵。”郑爽伸手刮了刮她鼻子，“别紧张，我生母在乡下，我是这个妈带大的。我生母曾发誓永不踏进北京城，这十多年都没来过，不会走进我们生活打扰到你，放心吧，啊？”

“那咱们结婚她也不来吗？”

“我打电话问过，她说我继父病了来不了。就是没病她也不会来，她说了不来北京，她恨我爸，也恨我这个妈。”

就是用脚后跟想肖梅也能得出结论，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郑爽的父亲当年贪图美色，移情别恋，二是高晓岚凭借美貌横刀夺爱，不管哪种可能最后都直接导致郑爽的生母——一个淳朴的乡下农妇不得不含恨弃夫别子，愤而离京。

该有多大的怨恨才会发出永不进京的誓言啊！

在自我想象的情景里肖梅不禁对另一个婆婆生出怜悯之心，她问郑爽，“那咱们婚后要不要去乡下看看你生母？”郑爽说：“好啊，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年假时我领你去。”

郑爽说罢扭头冲肖梅笑笑，内心充满感谢，他曾交往过几个女友，每回一开始他就告诉人家自己乡下还有一亲妈。结果无一例外，

那几个女孩得知后立马就跟他说拜拜，理由是：你妈虽然不会来京，可难保不会隔三差五管你要钱，你一个小检察官一个月能挣多少呀？和肖梅确定恋爱关系后，虽然他觉得单纯的肖梅不会因这事离开他，但他还是总结了前几回的经验教训，决定等感情稳定后再告诉她。他承认在这事儿上自己做得有点小人，不太地道，肖梅方才那话让他心里暖暖的，他暗暗告诉自己往后一定要珍惜善待她！<sup>升职</sup>

到了肖梅学校，郑爽要送她回寝室，她拒绝了，她知道他最近忙于工作很累，嘱他早点回去休息就上了楼。推开寝室门，就白冰一人在屋里上网听歌，她在学长莫师兄的帮助下早联系好了就业单位，因此悠闲得很。

蹬掉鞋，肖梅倒头躺在床上吹吹额前的碎发，大呼小叫道：“白冰，我震撼了，没想到我居然有两个婆婆，而且日后还要和美女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完了完了，我无法想象以后的日子，美女婆婆让我巨有压抑感！”<sup>升职</sup>

白冰调小音量转过身说：“怎么回事，两个婆婆？拜托你说清楚点，我这听得云里雾里，哪来的两个婆婆啊？”<sup>升职</sup>

“一个生母，一个继母，可不是俩婆婆？不过他生母在乡下。啧啧，你是没瞧见我这个婆婆，那可是当之无愧的大美人。五十多岁了可看上去愣像四十刚出头，即便现在论姿色都毫不逊色于你。”<sup>升职</sup>

“切。”白冰对她的話很不以为然，“什么大美人？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还能美到哪儿去？依我说，你那么早结婚干吗？这还没嫁呢就让一个婆婆给镇住了，若往后两个婆婆扎堆再加上一剩女小姑娘还有你的活路？”<sup>升职</sup>

“去你的！你才没活路，早婚晚婚迟早不都得婚？噢，我现在不嫁，他要甩了我另娶，我的终身幸福你给买单啊？再说了，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sup>升职</sup>

“谁说的？”

“我家郑爽。他说他不想当流氓。”<sup>升职</sup>

“猪。他将你拉进婚姻城堡就是想早日成为合法流氓，早日合法地

折腾你。”

“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喜欢他对我要流氓，大不了我也对他要流氓。为了维持社会和谐，俩流氓捆绑一块儿正合适。”

白冰被她这话噎得猛翻白眼，肖梅拿过床头的漫画边翻边说：“翻什么白眼，小心待会儿翻不回去，有能耐你一辈子不嫁，我就服你！”

“别说，遇不到我想嫁的钻石王老五，我还真不嫁。”

“算了，和你这资深拜金女说不到一处去。唉，我真替莫师兄担忧，人家可一直苦恋着你，对你一往情深啊！”

“什么拜金女？那叫追求高层次的生活好不好？若让我二选一，一个是商业巨头，可我不爱他，另一个是穷小子，但我爱他，我铁定选前者。爱情是个什么鬼东西？是狗屁，贫贱夫妻百事哀懂不懂？婚后柴米油盐一冲击，爱情就荡然无存，我可不想嫁一穷小子，让自己婚后成为锱铢必较的小妇人。”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和说法，空有物质没有爱的婚姻会让心灵长满荒草，即使穿戴再珠光宝气也只能散发出垃圾般的雍容。爱永远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爸我妈就是有爱才走到一起的，虽然他们有时会为钱而争吵，可这么多年他们风风雨雨并肩走过来，爱一直伴随在他们左右。两人守着一个小小的家，一份小小的幸福，过着简简单单却快乐而又充实的日子，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也不想想你爸妈是哪个年代的人。现在像你这样还相信爱情的傻瓜又能有几个？让姐告诉你，爱情只是青春期时的一种冲动和游戏，它存在的作用顶多就是让我们两鬓生白发后追忆一下年少如花时的美好。这都是空洞无用的。而物质则不同，它能够真实地让你享用它一辈子，拥有物质就等于拥有一切，明白不？”

“不明白。我就不信，莫师兄要把真心捧在你面前，拿出勇气锲而不舍地追求你，你真能毫不动容？我就不信有几个女孩能对真爱说不！现在的男孩总爱抱怨女孩太过现实，要我说那是他们没本事。与其抱怨，不如拿出真心去打动女孩，在真爱面前，什么都得退居二线靠边站。”

“唉，我和你这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白痴没法沟通。我呀，在他们打动我之前就会跑得远远的，我绝不会让自己爱上一个穷小子。”

“别说我没提醒你，你现在错过爱，将来爱就会错过你。那么现实干吗？只要条件一般过得去就行。反正我永远把爱放在首位，我对我们家郑爽就相当满意，我爱他，他也爱我，钱虽挣得不多，可足以养活我，让我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愿去生活，你就是拿亿万富翁来换他，我也绝不眨一下眼。”

“那你刚一进屋还摆出那死相干吗？敢情你是在晒幸福，炫耀你往后有两个婆婆疼着呢？切，吃饱撑的。”白冰没好气地翻她一眼，转过身戴上耳机继续听她的歌去了。

其实相比大多数同龄人来说，肖梅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从小到大顺风顺水，对生活她也没什么过高期望。大三那年，导师让全体同学谈谈自己将来的理想是什么，许多人的回答都是希望自己事业有成，学有所用。轮到肖梅时，她问导师，是要说实话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她从容不迫地说：我没什么理想，要说有，那就是将来嫁个好老公，彼此真心相爱，最好还能够养活我，条件不高，供我一日三餐就行，然后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她话音一落，当即雷倒一大片，导师从此看她眼里就多了份怜悯。肖梅知道导师的意思，你只要能嫁个供你一日三餐的老公还念什么大学，直接嫁人不就好了？肖梅觉得很郁闷，难道念了大学就非得投入到水深火热的事业中才算不枉对十年寒窗吗？

肖梅可不那么想，因此当郑爽向她求婚时，她云淡风轻地告诉他：如果你能让我婚后不必工作，晴天可以背着画夹外出写生，雨天待在家里安安心心作画我就嫁给你。

郑爽毫不含糊地回答：一日三餐绝不会饿着你，但名牌衣服化妆品等没有，我只能保证尽我最大能量为你撑起一片无风无雨的晴空。

肖梅揪着他鼻子说：成交。所以，如今当舍友们一个个为寻找走出校门后的就业单位，忙得焦头烂额四处奔波时，她却安安心心地等着做新娘。

只一而渺。她自己是做珠宝生意的，有一颗龙珠，价值连城，而且很快，肖梅爸妈下月底就要来京与高晓岚商议她与郑爽的婚事了，她决意这回要在婆婆面前来个精彩大变身。这天下午，肖梅拉着白冰来到西单商场给自己做时装顾问。

“喏，这套不错，拿去试试。”白冰挑了一套时装递到她手中。  
“哇，折后还要 1620 元？打劫呀！”  
“别跟土包子似的大呼小叫好不好？”

“人以群分。”肖梅话音尚未落地，白冰就迅速与她拉开距离，被她用眼神狠狠鄙视了。

“喂，肖梅，你上六楼干吗？那上面可全是顶尖级品牌，你买得起吗？”

“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只要有让我十二分动心的，我准儿买。我家郑爽说了，买衣服的钱他给报。”  
“早说呀，既然他给报，那咱就往死里拣贵的好挑呗，你还肉疼个什么劲？”

在六楼，白冰替肖梅挑中了一款“羽人”女装，她即将走入社会要效力的也就是出品这款女装的羽人时装有限公司。

“小姐，您可真有眼光，这款女装是目前销得最好的，仅剩下这最后一套了。”导购小姐笑容可掬地对白冰说。

衣服的颜色款式都极好，可价格却让肖梅咋舌不已，居然标价 8800 元。天啊，这哪里是买衣服？简直就是买金砖啊！

白冰将她拖到一边，悄声说：“买吧，女人得学会善待自己，反正这钱你家郑爽掏，等你嫁给他再想让他帮你买可就连门儿都找不着了。”

“不行，这也贵得太吓人了，我不能这么糟蹋钱。”

然而，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肖梅嘴里说着不买，可却抱着那款女装迟迟不舍得放回架上。她俩在一边嘀咕，导购小姐竖起耳朵悉数听了去，随即微微一笑，走过来怂恿肖梅先试穿一下，看看上身效果如何，并一再强调即使不买试试也没关系。

肖梅正犹豫着要不要试穿一下，过过干瘾也是好的嘛，然而一只白皙的手突然从斜刺里伸来，将她捧在怀里的女装提了去，姿态优雅地扔给导购小姐，轻描淡写地说：“包起来，这衣服我要了。”

“好的，小姐，您稍等。”

论容貌，白冰和这位明眸皓齿的小姐各有千秋，但这位小姐在一身名牌包装下气场显然大大胜过白冰。她的傲慢，她的目中无人激怒了白冰，白冰柳眉一竖便冲她开了炮：“喂，你有没有搞错，买东西也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那小姐侧目，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缓缓扫了扫白冰，什么也没说，因为她不用开口，她要说的话都写在了眼里：就你们，买得起吗？

“神气什么，有钱了不起啊？瞧她那样儿，骄傲得活像只开屏的孔雀。”在那位小姐提了袋子转身欲走时，白冰拿眼翻着她背影小声嘀咕道。她闻言驻足，回眸，目光清冷地在白冰脸上停留数秒再掠至肖梅，那眼神，硬是生生地将白冰和肖梅给打落在了尘埃里，令她俩胸闷不已。

一个月后的某天清晨，肖梅被闹钟吵醒，她揉揉惺忪的眼睛，发现窗外的天空已泛出鱼肚白，她知道，她要上班了。

两架银白色的大型客机宛如鲲鹏展翅般在空中徐徐翱翔。

蓝天下，一辆红色的士飞驰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那的哥约莫二十五六岁，很能侃，打肖梅坐进车里他一张嘴就没闲过。开始出于礼貌，肖梅还出言吱两声，后来发现他是个话把子，干脆扭头望向窗外，玩起沉默。

见肖梅不搭理自己，的哥安静了两分钟，然后又不停地抱怨起来，似乎不说话能把他憋死。他抱怨这座城市的冷漠，抱怨旋转的物欲，抱怨日益增长的房价，抱怨满大街的美女却没一个属于他……

阳光透过车窗漫进来，照得他脸上几粒青春痘鲜艳欲滴。

到达机场，表上是120元，他颇豪爽地挥着手说：“给100就好了。”

“那怎么成？”肖梅递过去两张大钞，他只抽出一张，甩着钞票说：“有什么不成？嗨，这一路上污了您的耳朵，20元算做补偿吧！”

“谢了。”虽说20元算不得什么，但肖梅心情却一下有所逆转。导致她先前情绪不高的原因是郑爽答应开车来接她爸妈，可检察院里临时有事脱不开身。尽管郑爽一再请她谅解他工作的特殊性，肖梅却一直耿耿于怀。为了他俩的婚事，她爸妈放下工作专程从东北老家赶来，他居然不来接机，她能不生气吗？

在机场出口大厅郑爽打来电话，她本想无视，想想还是接了。郑爽问她：“梅，咱爸妈到没？”她没好气地说：“你管他们到没到干吗？干好你的工作，拍好你们院领导的马屁就得了吧。”郑爽呵呵一笑，说：“你也是我领导，马上就要升职为内阁，掌管我的财政大权，你的马屁我更要拍啊。”

“你少来，我不吃你这套。”肖梅边说边匆匆往前走，冷不丁和一个拖着行李箱也在边走边接听电话的空姐撞了个满怀。

惊叫声中，一部小巧精致的手机跌落在地。那空姐顾不上揉揉撞疼的额头，赶紧俯身拾起手机。一看，坏了，黑屏了。她用力按着开机键，奈何，手机一点不给美女面子，说罢工就罢工。

郑爽听到动静，问肖梅出了何事，肖梅说回头告诉他。挂断电话，肖梅定睛往那空姐面上一瞧，不觉倒抽一口凉气！因为这空姐不是别人，正是上月在商场买下8800元“羽人”女装的那位。完了，她可不是好说话的主。肖梅有些忐忑地问她：“摔坏了吗？”

果然，那空姐清冷地白她一眼。如果说，她这一眼严重打击了空姐在肖梅心目中微笑天使的形象的话，那么她接下来的举措，则彻底摧毁了肖梅以往对空姐下的甜姐儿的定义。因为那空姐二话不说劈手夺过她的手机，姿态优雅地揭开底板取出SIM卡连同她那部摔坏的手机一块扔给她，而后将自己的卡装在肖梅手机里，拨下一串号码拖着箱子扬长而去。

“怎么可以这样？”肖梅横眸，用目光愤愤凌迟着那空姐窈窕的背影。“欣怡。”一衣冠楚楚戴着墨镜风度翩翩的高个男人站在一辆宝马

车前，冲方才那位空姐挥了挥手。

郑欣怡扬眸应声望去，唇边绽放出一朵小小笑莲，合上手机，快步向他走去。

“给我。”待她走到近前，他迎上几步，接过箱子拉杆，打开车门，殷勤地将她拥进车里。

“晚上想吃点什么？”宝马驶离机场后他偏头问。

“今晚我哥请客。”

“哦，今天什么日子？”

“他要结婚了。”

提到结婚，郑欣怡眸光不觉黯淡下来，她跟着羽人时装总裁孟云飞已有五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浸泡在了漫长无尽的等待中。而这份等待，没有幸福，没有甜蜜，有的只是与日俱增的焦虑、怨气和痛苦。

女人，一生能有几个如花似玉的五年？这没有结果的爱她还要为之煎熬多久？

唉——

她在心里轻叹口气，转眸看他，阳光勾勒出了他完美的侧脸轮廓，像刀雕出来似的，线条分明，浑身上下乃至每根发丝都迸射出一股夺人心魄的英气。

一个事业有成的成熟男人，很容易让人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被压制的感觉，也让人难以抵挡抗拒他的魅力。

郑欣怡解开安全带，情不自禁地倒在他身上，紧紧搂住了他的腰。

他腾出右手，默默抚上她的秀发，而后加大油门，宝马向前飞驰而去……

黄昏，郑欣怡站在豪华超大的阳台上，极目远眺，天边，如血的残阳正凄然沉落。这样的景色看在眼里，胸口竟好似被重锤狠砸了一下，涌动着无论如何也抓不得、留不住光阴的绝望与悲伤。

酣畅淋漓的欢爱过后，她心中翻滚的却是，难言的苦涩。

“欣怡。”他穿着睡袍出来，张臂从后面圈住她，埋首在她白皙的脖颈。

夕阳透过明亮的弧形窗漫进来，在他俩头顶洒下了迷离的暖晕。

“云飞。”她侧头，抵着他前额。他的缠绵缱绻就像一个温柔陷阱，将她牢牢囚禁。犹如落水之人，明知握着的是根稻草，可是，仍拼了命地抓住不放。

卧室传来悦耳的手机铃声，他条件反射般地松开她，因为这“吉祥三宝”的铃声主人才是合法拥有他的人。尽管他面上随即浮起一丝对郑欣怡的歉然，可他松手之快已不可避免地伤了她。

“欣怡。”他低唤。

“去接电话吧。”

郑欣怡平静地看着他，他的焦急已自心头溢上眼眶。而她，从不忍也不愿看他为难。只是，当他真依她所言，点点头，匆匆奔去卧室时——她的一颗心，在他转身之际便如坠落悬崖的花瓣，往深不见底的山谷，一直坠着，坠着……

“我先送你回家吧。”

卧室里孟云飞已换好衣服，她摇摇头，拿过他手上的领带，他顿起衣领略低下头，她套上领带轻声说：“我自己打车去就好。”

他笑笑，伸手在她脑后拍了拍。她忽然感到愤怒，含了对他的，也对自己的！为什么他从来不把要送她的话再说第二遍？为什么她每次都要违心拒绝？当他要赶去另一个合法拥有他的女人身边时，他眼底的归心似箭如钝刀在她心上缓缓拉过。可她是个极骄傲的人，她不会主动开口去乞求一份婚姻，她选择等。这些年来，她一直以为自己的“善解人意”和隐忍终能换来云开月明。可时至今日，他连一句承诺都给不了她！

难道，他看不到她心里的委屈和期盼？

系好领带，她垂下眼睫，和往常一样，等待他给自己一个充满歉意的拥抱。

“吃完饭不想在家睡就回来这边，啊？”他将她拉进怀里，在她额